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分析^{*1}

黄丽娟¹ 马晓冬^{*2}

(1. 江苏师范大学地理测绘与城乡规划学院, 中国江苏徐州 221116;

2. 江苏师范大学区域与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框架, 采用熵权 TOPSIS 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对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的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及空间集聚情况进行综合测度, 解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 并判别空间协同的地域类型。结果表明: ①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南北差异格局未突破, 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县市, 并向北演化。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范围逐渐缩小, 主要在徐宿连和连淮盐交界分布。②江苏省乡村转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 次冷点区域变动明显, 主要分布徐州北部、连云港北部和江苏中部等。③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得到提升, 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 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 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 符合经济发展一般规律, 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 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 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 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 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关键词】: 县域经济; 空间协同性; 经济发展; 乡村转型; 熵权 TOPSIS; 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8) 06 - 0151 - 0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6.019

县域经济是城市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乡村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基础性部分^[1-2], 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 其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构成、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等发生了巨大转变^[3-4], 但关于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的关系却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从理论上讲, 乡村转型促进乡镇工业发展, 为县域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县域经济则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市场、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 两者理应相辅相成, 保持协同共进关系, 然而实际上存在县域经济发达而乡村转型滞后或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乡村转型的现象, 两者是否协同关乎到区域经济发展以工促农、以农带乡的实施成效, 也印证经济新常态下乡村是否有自我转型发展的能力。因此研究典型省份的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转型水平空间协同关系, 判别两者协同状态和类型, 是决策者和学者要重视和探讨的问题, 对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学者对乡村转型的研究较早, 以休闲消费为主导的空间多元化转型是新热点^[5], 农村现代生产功能转型^[6]、农村空间商品化^[7]、空间消费转向^[8]等研究备受推崇。我国关于乡村转型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 囿于传统生产导向范畴, 主流研究内容

¹ 收稿时间: 2017 - 05 - 18; 修回时间: 2018 - 09 - 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471144);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KYCX17_1685)

作者简介: 黄丽娟 (1992—), 女, 江苏淮安人,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城乡发展。E-mail: 237677052@qq.com。

***通讯作者**: 马晓冬 (1971—),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区域经济。E-mail: xiaodgma@163.com。

常不能满足现实需求^[9]，由早期的转型特征与机理^[10]、区域差异与类型划分^[11]、过程格局与驱动机制^[12-15]、转型问题与优化对策^[16]，农村空心化与乡村重构^[17]等到近年来与土地利用转型^[18-19]、新农村建设^[3]等共生关系研究，乡村转型与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然而，关于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的协调关系的定量研究较少，有学者对乡村性和乡村转型发展进行耦合关系研究认为两者关系复杂^[20]，还有学者从理论角度提出乡村经济转型带动了县域经济的迅速崛起，县域经济也以其集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直接为乡村转型提供条件支撑，基于各县域经济的基础水平有所差异，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格局与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演变趋势不完全协同一致^[21]，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22]，经济发达区域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23]。综合研究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是加快落后地区转型发展，保持发达地区经济竞争力，缓和区域发展差异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

江苏省经济实力位居全国省市前列，县域经济南北差距明显，不平衡“哑铃状”经济空间格局不断强化^[24-25]，其经济发展的差异可以说是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差异的缩影。同时，江苏省也是我国乡村转型的先行区，农村经济转型度的空间地域分异明显^[26]，特别是苏南、苏北、苏中乡村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引发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27-28]，本研究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四个时间断面，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转型度进行综合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在空间格局上的耦合协同关系，为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1 构建指标体系

县域经济和乡村转型涉及多个方面，本文结合已有相关研究^[29-30]，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比较性等原则考虑，以多维度视角构建两者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①从经济实力、投资消费、居民生活 3 个维度选取 9 个指标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 1）。②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业生产投入 3 个维度选取 8 个指标来测度乡村转型水平（表 2）。

表 1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经济实力水平	人均 GDP（元）	+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	+
	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元）	+
	非农业产值比重（%）	+
	城镇化水平（%）	+
投资消费水平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
	全社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	+
居民生活水平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表 2 江苏省乡村转型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指标属性
乡村经济发展	农村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	+
	农地产出率	农业总产值占耕地总面积比重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林牧渔劳动力总数	+
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	+
农业生产投入	劳动力就业结构	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占劳动力总数	+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	-
	农业机械化水平	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

1.1.2 熵权 TOPSIS 法

熵权 TOPSIS 法是基于熵值法对传统 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的改进^[31-32]。熵值法是利用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变异程度反映的信息量确定指标权重，能突出反映指标权重的时间变化趋势，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偏差，而 TOPSIS 作为一种多目标决策法，通过测算各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获得各个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程度进行优劣排序^[33-35]。采取改进后的 TOPSIS 评价法计算出县域单元的经济发展度和乡村转型度。

1.1.3 空间自相关模型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分析各区域在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和空间差异程度，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 I 值来分别描述整体区域经济发展和乡村转型水平的空间关联性，计算公式为：

$$I = \frac{\sum_{i=1}^n \sum_{j \neq i}^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2 \sum_{i=1}^n \sum_{j \neq i}^n w_{ij}}$$

式中：n 为研究单元的数量； x_i 、 x_j 分别为区域 i 和区域 j 的观测值； $\bar{x}$ 为区域的平均值 w_{ij} ；采用 Queen 邻接的空间权重

矩阵， $S^2 = \frac{1}{n} \sum_i (x_i - \bar{x})^2$ 。I 的取值在 [-1, 1] 之间，大于 0 表示存在空间集聚分布，小于 0 表示呈现离散分布，等于 0 表示空间分布不相关。

②局部空间自相关。为探究各区域高低值的空间分布，采用 Getis-Ord G^*i 识别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转型度的热点和冷点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公式为：

$$G_i^* = \sum_{j=1}^n w_{ij} x_j / \sum_{i=1}^n x_i$$

式中：n 为研究单元的数量； x_i 、 x_j 分别为区域 i 和区域 j 的观测值； $\bar{x}$ 为区域的平均值；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1.1.4 耦合协调度模型

①耦合度模型。借鉴 Valerie 提出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衡量两个或以上系统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程度^[36]，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度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的关联程度定义为经济—转型发展耦合度，它的大小表征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水平二者相互作用联动强度，模型表达为：

$$C = 2 \times \left\{ \frac{U_i \times R_i}{[U_i + R_i]^2} \right\}^{\frac{1}{2}}$$

式中：C 为耦合度，取值在 [0, 1] 之间，C 值越大表示两者之间越能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将有序发展； U_i 为县域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数值； R_i 为乡村转型度数值。

②耦合协调度模型。当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度均处于低水平阶段时，协调度也可能表现较高，C 值大小难以反映实际水平和状态^[37]，因此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度的协调一致性。模型表达为：

$$D = \sqrt{C \times T}, T = \alpha U + \beta R$$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C 为耦合度；T 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度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者整体效益和水平； α 、 β 为待定参数，依据已有研究成果^[38] 确定参数值都为 0.5，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划分见表 3。

表 3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0.20	严重失调
0.21~0.35	中度失调
0.36~0.50	轻度失调
0.51~0.65	勉强协调
0.66~0.80	一般协调
0.81~1.00	优质协调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5 年江苏省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尺度，包括 42 个县（市）和 13 个地级市市区，共计 55 个县市（区）的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图形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库的江苏省矢量图层，属性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01、2006、2011 和 2016 年），个别指标不全的通过相关县（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进行补充。经整理，以江苏省 55 个县（市）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的指标数据构建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度的指标体系，并进行空间协同性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2.1.1 全局关联特征

基于熵权 TOPSIS 计算出的综合得分，借助 ArcGIS10.2 软件，计算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Global Moran' s I 指数，由表 4 可知，4 个时间断面的 Global Moran' s I 指数全部为正，正态统计量 Z 值全部通过了 0.01 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正相关特征。根据 Moran' s I 值在四个时相的大小变化可以得出，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的集聚性在 2010 年略有减弱，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增强的态势，即江苏省各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值或低值连续分布的格局较为明显。

表 4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全局相关指数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Moran' s I	0.434	0.622	0.615	0.648
E(I)	-0.018	-0.018	-0.018	-0.018
Z(I)	4.730	6.734	6.631	6.891
P-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2.1.2 局部演化特征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自南向北逐步递减的趋势，大致以长江为界，分为两大对比区域，南北差异格局显著，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 2000—2015 年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图 1）。基于各县域局部空间关联指数（Getis-Ord**i*），借助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江苏省 42 个县（市）和 13 个地级市市区经济发展水平分为 4 类区域（图 1）。由图 1 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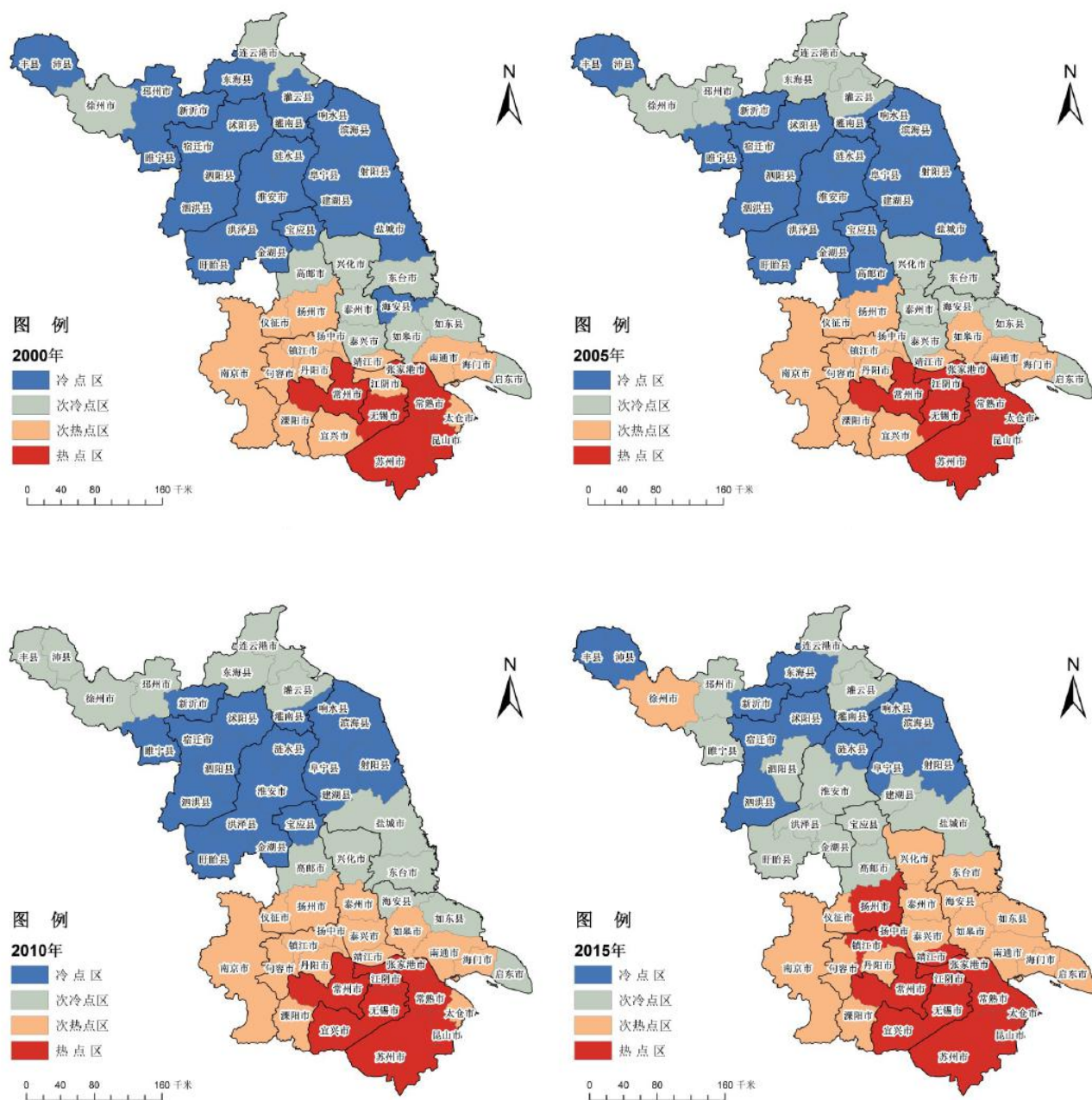


图1 江苏省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
Fig.1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①随着 21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江苏省县域中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的数量在 4 个研究年份中分别为 20 个、21 个、23 个、29 个，呈现稳步增加的态势。而县市经济发展的冷点区数量由 2000 年的 25 个大幅减少到 2015 年的 13 个，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低值集聚的格局明显减弱。

②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热点区集中连片分布在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地级市的县市（区），到 2015 年，高值聚簇区向北推移，镇江市市区、扬州市市区、扬中市和靖江市跃为热点区。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热点区的外围分布，2000 年和 2005 年分布相似，空间变化不大，到 2010 年和 2015 年范围明显向北扩大，2015 年的次热点区分布除了苏中区域扬州市的宝应

县和高邮市以外，覆盖了除苏南和苏中区域中热点区外的所有县市（区）。值得关注的是，徐州市市区在 2015 年由原来一直的次冷点区演化成新的次热点区。次冷点区数量上未发生较大变化，空间变化较为显著，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次冷点区演化成次热点区，另一方面由原先的分散格局走向北部集中。冷点区的分布由大片块状分布走向带状格局，2015 年主要集中在苏北中部的泗洪县、宿迁市市区、新沂、东海、沭阳、灌南、涟水、阜宁、响水、滨海、射阳以及徐州的丰县和沛县。

③从总体上来看，整个苏南以及苏中的大部分县市都处于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这些县市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二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蓬勃的乡镇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苏北地区大多数县市工业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经济普遍处于冷点区和次冷点区。随着江苏省政府对苏北经济的重视和苏南经济的影响拉动，冷点区的集聚减弱，尤其是以徐州都市圈的建设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推进，有效提高徐州市的经济竞争力，同时拉动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

表 5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变化

年份	冷点区县市数量 (个)	次冷点区县市数量 (个)	次热点区县市 数量 (个)	热点区县市 数量 (个)
2000	25	10	14	6
2005	22	12	13	8
2010	18	14	15	8
2015	13	13	16	13

2.2 乡村转型发展的空间特征

2.2.1 全局关联特征

乡村转型发展主要涉及的是农村人口、产业和土地非农化的转变，虽然县及县级市的乡村性远大于市辖区的乡村性，但近年来随着行政区划的不断调整，不少城郊县市划入市区范围内，比如徐州市的铜山县是徐州重要的涉农地区，2010 年撤县改为铜山区，那么研究徐州市区的乡村经济转型便具有了显著的特征意义。因此综合研究江苏省县市和市区的乡村转型发展更利于全面发现江苏省乡村转型的空间联系和特征。由表 6 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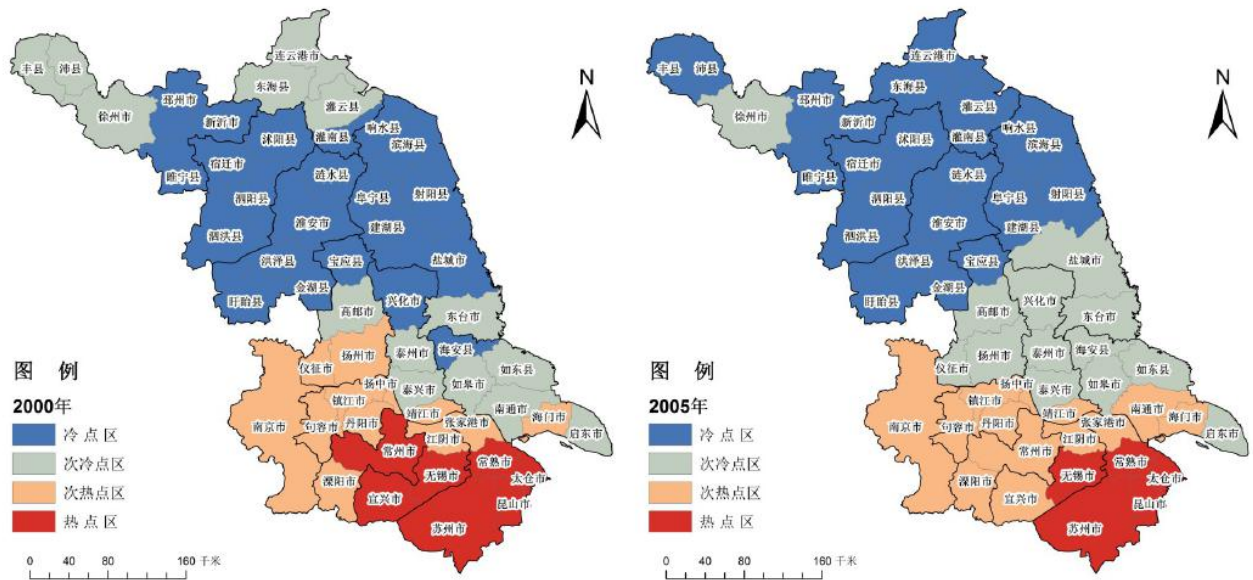
表 6 江苏省乡村转型发展全局相关指数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Moran' s I	0.458	0.584	0.656	0.736
E (I)	-0.018	-0.018	-0.018	-0.018
Z (I)	5.053	6.475	7.301	8.044
P-value	0.000	0.000	0.000	0.000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4 个时间断面的 Global Moran' s I 指数全部为正, 且数值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表明江苏省乡村转型发展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其空间特征为: 乡村转型水平高的县市相互毗邻, 乡村转型水平低的县市也较为集中, 并且这种关联集聚格局在不断强化。

2.2.2 局部关联特征

2000—2015 年, 由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的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在空间上仍然呈现出显著的高值或低值集聚的特征, 空间格局未发生较大变化, 由图 2 可知: 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和沿岸的县市, 这些县市成功的乡村转型与“新苏南模式”的开拓密切相关, 乡镇企业体制改革, 苏南的乡村经济由原本的农业主导走向工业主导。2010 年全国农业遭受了新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 苏北地区除丰县、沛县和东台市以外, 乡村转型发展全部处于冷点区, 进一步说明农业经济占据着苏北乡村经济的重要地位, 乡村转型速度缓慢。2015 年热点区有 10 个, 次热点区达到 15 个, 相比前 3 个研究年份有了大幅增加, 表明苏锡常乡村经济的转型有效带动了周边市县的乡村转型发展, 次冷点区包括丰县、沛县、徐州市市区、连云港市区等 10 个县市, 主要分散分布在苏北中部的冷点区两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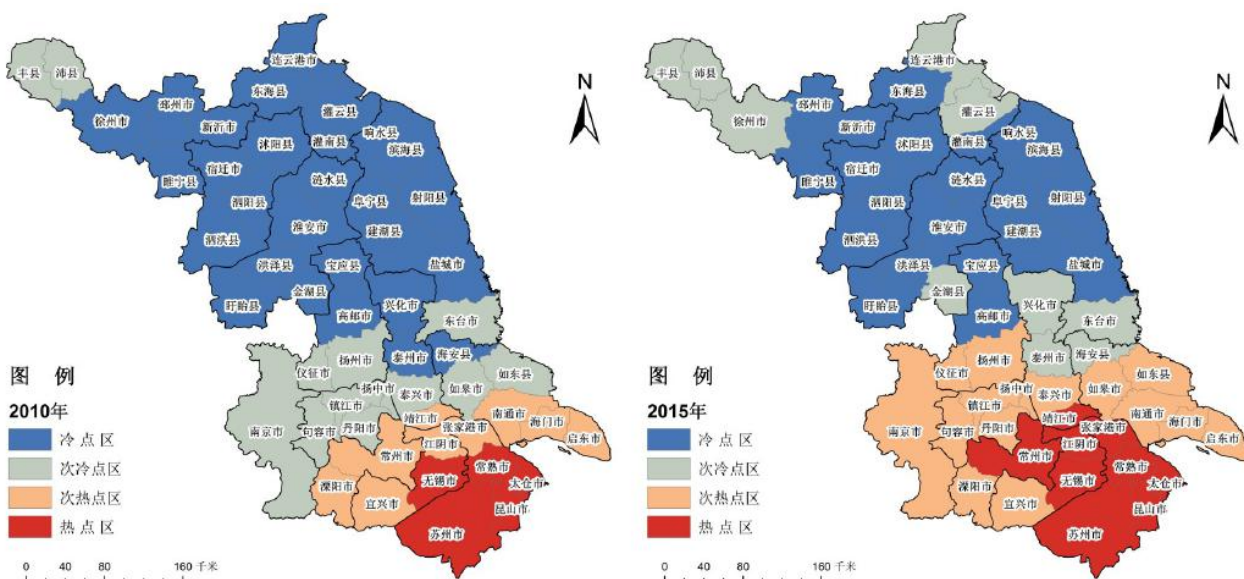


图2 江苏省乡村转型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2.3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将江苏省耦合协调度划分为6个等级，通过对度进行耦合协调发现，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发展的整体协调关系逐步缓解，由2000年0.41的平均水平上升到2015年的0.55，即由整体的轻度失调转变为勉强协调阶段，但在空间上仍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处于协调状态的县市主要集中在苏南和苏中以及苏北的部分地级市市区，其中苏州、无锡两个市区在4个研究年份始终为优质协调阶段，苏北的地级市市区基本能达到0.51~0.65的勉强协调水平，处于一般协调水平的主要有苏中的扬州市市区和南通市市区。处于失调状态的县市数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失调状态的区域由2000年的37个减少到2015年的25个，且中度失调区和严重失调区多转变成轻度失调区，表明苏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发展程度不高，但已经能保持轻度失调状态。2010年由于受自然灾害影响，江苏省县市整体乡村经济转型程度不高，致使其失调县市达到34个，但属于严重失调水平的也仅仅包括睢宁、涟水和灌云。2015年只有丰县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近年来丰县将农产品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由于其未能与全县域互联网和传统产业有效融合，出现了转型超前现象，以致与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严重失调。涟水、阜宁、新沂、睢宁等8个县市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其县域经济发展相对靠前，然而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乡村转型相对滞后引发失调。2015年处于协调状态的县市达到30个，占总数的54.5%，其中优质协调阶段的有7个，一般协调的有8个，勉强协调的有15个，苏北4个地级市市区都能达到协调，可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发展水平基本协调一致，优质协调阶段的县市仍然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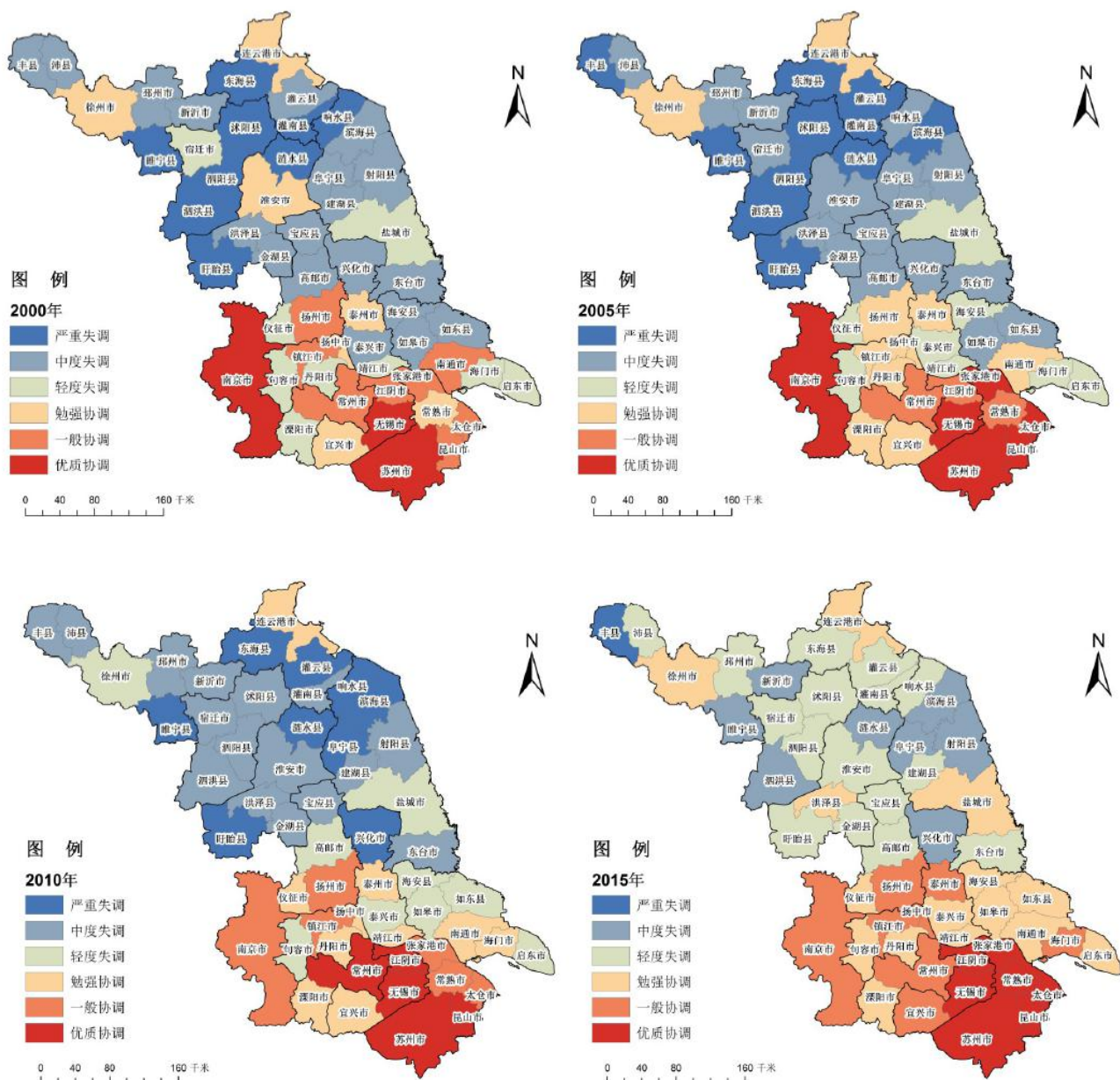


图3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的空间协调演化

Fig.3 Spatial coordination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2.4 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的空间协同类型及调控政策

由于耦合协调模型是基于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得出的总体协调关系，难以反映系统内部的指标因素产生的作用，所以将根据 2015 年的空间协调关系，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和乡村转型的主要影响指标分别与江苏省相应均值进行比较，借助 ArcGIS 的查询工具和叠加分析工具来判别经济发展与乡村转型的协调机制的类型，如图 4，大致可以分为“三协同双滞后”5 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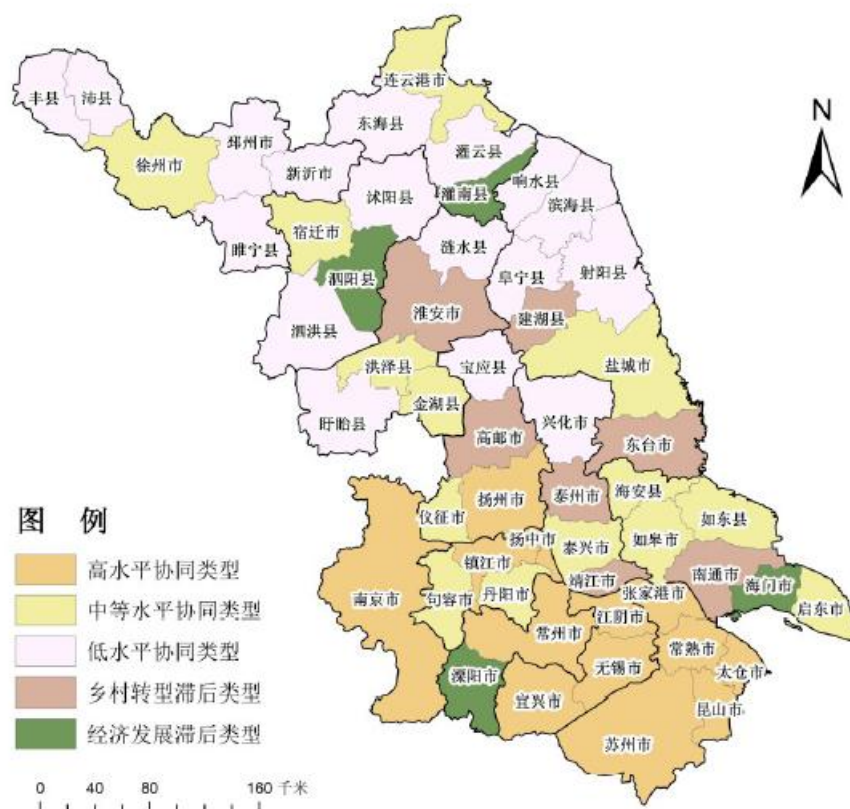


图4 江苏省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协同类型的空间分布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typ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①高水平协同类型，涉及13个县市，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包括苏州5个县市（区）、无锡3个县市（区）以及常州市区、南京市区、扬州市区等地。该类型普遍特征是经济发达，乡村转型程度高，县市经济的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大，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地产出率均居于江苏省领先地位，城乡居民的投资消费多元化，有效实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高水平城乡协同发展格局。但乡村经济的快速转型往往会给乡村社会生活带来冲击，所以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有机融合需要培育新型产业体系，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才能真正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②中等水平协同类型，涉及14个县市，在省内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包括苏北的徐州、连云港、盐城和宿迁4个市区以及启东、仪征、句容、泰兴等地；此外苏北地区的洪泽和金湖也有分布。该类型一部分处于经济发达和乡村转型程度高的县市外围，受其辐射带动作用强，另一部分是苏北的市区，因为市区人口集中，土地集约化程度高，乡村转型速度快。但其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有限，所以基本保持一种中等水平的协同平稳状态，建议加强与经济发达区的合作联动，培育本县域的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形成有效的农业规模经济。

③低水平协同类型，涉及的县市数量最多，达到17个，主要位于长江以北地区，包括苏北地区众多县市，同时还包括泰州的宝应和兴化。该类型地区是江苏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过度偏重农业的发展模式导致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乡村转型缺乏动力和有效的引导，以致经济发展缓慢，县域经济和乡村转型处于低水平协同发展状态。建议在今后发展中，优

化乡村农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积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转型。除此之外,完善苏南发达县市与苏北经济薄弱县之间的挂钩帮扶机制,发挥苏南地区的人才、技术、管理、信息、资金、设备等优势,帮助经济薄弱地区经济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增强自身内生发展动力。

④乡村转型滞后类型,涉及7个县市,包括淮安、泰州、南通3个市区和建湖、高邮、东台等地区。这些类型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但农村转型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农村产业和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城市差异较大,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差距大。建议城镇生产要素适度向农村地区转移,政府出台扶持农村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改变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促使城乡形成良性互动,以城市大量聚集的人口、资金、技术、劳动力等优势拉动乡村的转型发展。

⑤经济发展滞后类型,涉及4个县市,分别为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该类型区的经济发展相较乡村的转型水平较为滞后,乡村地区多有其特色的产业体系,如灌南县形成以食用菌、生猪养殖、设施葡萄等为主的特色主导产业,大力打造乡镇农业园区和“一村一品”示范村,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然而独特的乡村产业往往难以直接复制,城乡间的差异和规模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之间的有效联动,建议加强该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转型提供良好的保障措施,促进乡村产业与城镇协调互动,融合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①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南北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在逐渐缩小,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向北推进,苏北和苏中地区在城镇化和工业化驱动下,经济综合水平得到较快提升,苏北不少县市经济发展的冷点区转变成次冷点区或次热点区。

②江苏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总体上呈现较为集中的块状分布,苏中地区的中部县市为乡村转型的冷点区,次冷点区在其两端分布。热点区与次热点区的范围缓慢向北延伸,而北部徐州和连云港的乡村转型效果明显。

③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转型的空间协同性在2000、2005、2010和2015年四个研究年份变化显著,差异性也逐步缩小。61.8%的县市达到协调状态,除了苏南和苏中的县市,苏北的市辖区的协调性也趋于稳定,江苏省北部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转型发展较为滞后,整体呈现中度失调状态。根据其格局特征划分出“三协同双滞后”五种类型,80%的县市经济与乡村转型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协同性,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高水平协同型集中在苏南县市,苏中县市和苏北区域的市区主要为中水平协同型,低水平协同类型主要为苏北县市,溧阳、海门、泗阳和灌南的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于乡村转型,淮安市区、泰州市区、建湖、高邮等县市乡村转型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实现县域经济与乡村转型的高水平协同发展,城乡之间需要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机制,使市场、资金、技术等经济要素在城乡间灵活流动,建立成熟完善的工业生产模式,促进乡村转型的实现,或根据地方资源禀赋鼓励发展乡村特色经济产业,构建配套的基础设施,与城市产业有效融合,逐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达到经济与乡村转型较高水平协同发展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 [1] 李润田. 县域经济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4, 23(6): 1 - 4.
- [2] 王丽洁. 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 [3] 刘彦随.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 [J]. 地理学报, 2007, 62(6): 563 - 570.
- [4] 龙花楼, 邹健.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转型发展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2(4): 97 -

- [5] 张娟, 王茂军. 国内外农村空间多元化研究热点识别与推移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6): 779 - 792.
- [6] Holmes J. 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 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6, 22(2): 142 - 160.
- [7] Teasley S. Cultural commodities in Japanese rural revitalization: Tsugaru Nuri Lacquerware and Tsugaru Shamisen Anthony S Rausch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Craft, 4(2): 221 - 223.
- [8] Braun Y A, McLees L A. Space, ownership and in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n the highlands of Lesotho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2, 5(3): 435 - 449.
- [9] 孟思聪, 马晓冬. 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评述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6): 109 - 114, 160.
- [10] 龙花楼, 邹健, 李婷婷, 等. 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2, 31(3): 495 - 506.
- [11]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 - 434.
- [12] 龙花楼, 李婷婷, 邹健.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1, 31(12): 2 080 - 2 085.
- [13] 王艳飞, 刘彦随, 李玉恒.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6, 36(5): 135 - 143.
- [14] 刘彦随, 杨忍. 中国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格局测度 [J]. 地理学报, 2015, 70(2): 248 - 256.
- [15] 李婷婷, 龙花楼. 山东省乡村转型时空格局 [J]. 地理研究, 2014, 33(3): 490 - 500.
- [16] 刘彦随, 严镇, 王艳飞.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6, 36(7): 1 - 8.
- [17]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 019 - 1 028.
- [18]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 - 138.
- [19] 龙花楼.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0] 周华, 王炳君. 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9): 48 - 55.
- [21] 陈晓华, 张小林. “苏南模式”变迁下的乡村转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8): 21 - 25.
- [22] 李婷婷, 龙花楼.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31 - 541.

-
- [23]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J]. 地理研究, 2015, 34(3): 475 - 486.
- [24] 仇方道, 朱传耿, 孔令平, 等. 江苏省县域经济差异及时空特征分析 [J]. 经济地理, 2004, 24(4): 468 - 476.
- [25] 欧向军, 叶磊, 张洵, 等.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比较 [J]. 经济地理, 2012, 32(7): 24 - 29.
- [26] 熊薇, 徐逸伦, 王迎英. 江苏省县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0(2): 224 - 230.
- [27] 张荣天, 张小林, 李传武. 基于县域尺度的江苏省乡村性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机理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3, 28(2): 91 - 97.
- [28] 赵彤, 马晓冬, 周玉玉. 江苏省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区域分异 [J]. 经济地理, 2014, 34(1): 128 - 133.
- [29] 杜挺, 谢贤健, 梁海艳, 等. 基于熵权 TOPSIS 和 GIS 的重庆市县域经济综合评价及空间分析 [J]. 经济地理, 2014, 34(6): 40 - 47.
- [30] 马晓冬, 孙晓欣. 2000 年以来江苏省农业转型发展的时空演变及问题区识别——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J]. 经济地理, 2016, 36(7): 132 - 138.
- [31] 曹贤忠, 曾刚. 基于熵权 TOPSIS 法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产转型升级模式选择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4, 34(4): 13 - 18.
- [32] 程钰, 任建兰, 崔昊, 等. 基于熵权 TOPSIS 法和三维结构下的区域发展模式——以山东省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2, 32(6): 27 - 31.
- [33] Ozernoy V M. Choosing the "best"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ethod [J]. Infor, 1992(30): 159 - 171.
- [34] Stewart T J. A critical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J]. Omega, 1992(20): 569 - 586.
- [35] Wang C L, Yoon K S.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M].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81.
- [36] 李涛, 廖和平, 杨伟, 等.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J]. 经济地理, 2015, 35(5): 65 - 71.
- [37] 孙平军, 丁四保, 修春亮. 北京市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J]. 城市规划, 2012(5): 38 - 45.
- [38] 刘传明, 曾菊新. 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测度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对湖北省 79 个县域的定量分析 [J]. 地理研究, 2011(12): 2 209 - 2 221.